

會凸槌的土地公

噹噹噹，土地公學園的報時小矮人敲響了上學鐘聲，一朵又一朵的筋斗雲準時載著實習土地公降落在學園準備上學。只要通過畢業考，這些實習土地公就能搖身一變，成為正式合格的土地公。

這一期的實習土地公一共有五位，火洪動作最快，一向喜歡搶風頭，就連上學也要搶第一；水白和火洪是死對頭，兩個人常常互不相讓；金黃與木李，個性溫和，與世無爭；名氣最大的就是土錐了，他這麼出名不是因為他的成績好，也不是他老爸是園長，而是他的外號--「凸槌」。

土錐為什麼會變成凸槌？這要從第一堂課說起。

土地公學園教的第一堂課是召喚筋斗雲，筋斗雲是實習土地公的交通工具，每朵筋斗雲都有不同的特徵，絕不會認錯。仙師一教完召喚咒後，火洪就自告奮勇的要示範，只見他彈指一響，口唸：「紅通通，快出來。」一朵紅得發紫的筋斗雲就出現在大伙面前。

仙師微笑的點點頭，火洪昂起頭得意得像隻公雞靠近紅通通的筋斗雲。

水白也不甘示弱，馬上召喚出自己的筋斗雲。

「白茫茫，快出來。」他的筋斗雲白得像霧。

金黃與木李一起唸召喚咒

「金閃閃，快出來。」金黃的筋斗雲金得發亮。

「青翠翠，快出來。」木李的筋斗雲綠得像草。

最後輪到土錐，他唸的是：「肥撲撲，快出來。」

眼前出現的，竟然是一朵肥嘟嘟的筋斗雲，讓人分不清，土錐召喚出來的到底是雲還是豬？

「唉啊！搞錯了。」土錐搔搔頭，再唸了一次召喚咒。

「飛瀑瀑，快出來。」

這回出現的竟然是一條長長的瀑布筋斗雲，濺得土錐滿身溼答答的。

一旁的火洪看見了，忍不住捧腹大笑。

仙師說：「這位同學，你確定你的名字是土錐，不是凸槌？我再教你一遍。要唸『灰撲撲，快出來！』」

一唸完咒語，一朵灰得像煙霾的筋斗雲就乖乖的出現在仙師身邊。

土錐的臉蛋紅得比火洪的筋斗雲還紅，從這次上課後，凸槌這個綽號就如影隨形跟著土錐，整個學園私底下都這樣取笑著土錐。

土錐凸槌的豐功偉業不只這一樁。就拿學五穀豐登咒和六畜平安咒來說，學這兩個入門的咒語，別的實習土地公只花一個時辰就學會了，土錐學了兩個時辰還學不會。火洪那幾個實習土地公，練習沒多久，隨口唸個幾句，學園周圍的田地馬上就結滿了金黃色的稻穗；牛舍豬圈則傳出一陣陣小牛小豬剛出生的叫聲。

土錐不開口還好，一開口唸出五穀豐登咒，原先田地裏一大片金黃色的稻子，居然變成了一盞盞的小燈籠；他再唸六畜平安咒，剛出生的小牛小豬也不叫了，全變成一個個的小瓶子。

原來土錐把五穀豐登的「登」誤以為是『燈』；把六畜平安的「平」想成了『瓶』，才會鬧出這個大笑話。

實習土地公的學習到了尾聲，只要通過畢業考，他們就能成為合格的土地公。畢業考當天一大早學園的操場上，停好了紅通通、白茫茫、金閃閃、青翠翠四朵筋斗雲，土錐和園長則是一起駕著灰撲撲來到學園。

園長的眼光在實習土地公年青又緊張的臉孔上來回掃視著，最後停在了土錐的臉上，土錐不敢直視老爸的眼神，悄悄的低下了頭，園長嘆了口氣，不疾不徐的說：「待會抽籤決定畢業考的地點，你們再乘坐筋斗雲去實地演練，等你們平安返回學園就能領到畢業證書，出發前希望你們能記住學園的校訓—『努力為這塊土地的生命帶來幸福』。」

話一說完，園長便從袖中掏出五顆黑水晶球，向上一拋，火洪和水白同時喊出：「速速來」的擒拿咒，兩顆黑水晶球，咻的一聲飛進了他們的掌心。木李與金黃，看到火洪和水白拿到了黑水晶球，也趕緊喊出擒拿咒，又有兩顆黑水晶球，從空中消失，剩下的最後一顆黑水晶球卻直直的落到了地上。

土錐又凸槌了，他手中拿到的不是黑水晶球而是一棵樹。原來土錐急著唸咒語，忙中有錯，把「速」唸成了「樹」，他一唸完「樹樹來」，離他最近的那棵小樹就飛進了他的手裏。

拿著小樹的土錐，滿臉通紅的把樹拿回原地種好，再彎腰撿起最後的那顆黑水晶球，土錐忙著種樹時，其他的實習土地公早已從黑水晶球上知道了自己要去的地方：火洪抽到火焰山、水白抽到白雞山、木李抽到花果山、金黃抽到金面山。

他們馬上跳上筋斗雲，對筋斗雲說出地名，一朵朵紅色的、白色的、青色的、金色的筋斗雲急急升空，化作紅光、白光、青光和金光，四散而去，一下子就看不見蹤影。

「對不起，爸爸，不對、不對，是園長，我又凸槌了。」

「算了，別提了。如果那天你不凸槌，我還會以為是不是太陽打從西邊出來？畢業考比的不是賽跑，一開始跑得快，不代表就能順利笑著通過終點。讓我看看，你抽到哪裏？」

黃土把黑水晶球交給園長。

「是枯枯山啊……」

「『哭哭山』？這座山很愛哭嗎？」

「你在說什麼啊？我說的枯枯山是枯萎的『枯』；不是哭哭啼啼的『哭』。」

「對不起。」

「你啊！算了。好好聽著，枯枯山是一個中了詛咒的地方，寸草不生，整座山籠罩在愁雲慘霧之中，一年有三百天下著淒風苦雨，生活在那裏的人，生下來就長著一副愁眉苦臉，派到這裏的土地公都待不久，只要一聽到別的地方有缺，一定馬上調走。你到了枯枯山，就當自己是一尊泥塑的土地公，乖乖的坐在土地公廟裏，什麼事都不用做、什麼話都不用說。只要能平安無事回到學園，你就是一個合格的土地公。」

土錐點點頭，跳上了灰撲撲，唸出了枯枯山，灰撲撲急速升空，朝著枯枯山的方向賣力往前飛，才一眨眼，灰撲撲和黃土的身影就縮成一個小小的灰色句點，消失在園長的視線。

火洪、水白、木李和金黃一到達目的地，就不約而同的在火焰山的烘焙店、白雞山的蛋糕店、花果山的甜點店以及金面山的麵包店附近，各自建了一間臨時的土地公廟。

要建一間臨時的土地公廟，一點都不難，只要抓住一隻猴子，對牠施行變身咒就行了。

「轉轉轉，變廟去！」

中了變身咒的猴子，會原地先轉三圈，接著倒地，嘴巴張得大大的，變成廟門口，口中的牙齒變做兩扇廟門，舌頭變做土地公雕像，一隻大眼睛變做窗戶，後頭那條長尾巴就豎在後面，變做一根旗竿。

他們之所以會選在糕點店附近建土地公廟，是因為他們打聽到玉帝大人最近迷上了做各式各樣的糕點麵包，他們猜想這次畢業考，玉帝大人有可能會在這上頭出題目考驗實習土地公，於是他們一到目的地，就先找好糕點店，然後蓋好土地公廟，好隨時留意糕點店的動靜，做好萬全的準備，務必要讓糕點店生意興隆、財源廣進，討得玉帝歡心。

火洪找到烘焙店後，馬上在一旁變出一間土地公廟，他使出獨家絕技—火眼金睛，日夜看顧著烘焙店的火爐，一發現火爐的火變小了，就用火眼金睛的紅色眼光為火爐加大火勢，讓火爐隨時有火可以使用。這樣一來，趙紅就沒有辦法照顧火焰山的小村莊，一個風大的日子，火焰山的火星隨風飄送，點點落在了小村莊上的家家戶戶，許多房子的屋頂被火舌吞噬，就連火洪的土地公廟也失火了，火洪被大火烘烤得焦頭爛額，火洪真想向海龍王求救，請祂來火焰山下一場大雨，好澆熄這場火光熾烈的火災。

水白在一間蛋糕店旁邊變出了土地公廟。他知道蛋糕店絕對少不了雞蛋，他在白雞山的每座養雞場施下六畜興旺咒，源源不絕的雞蛋送進了蛋糕店，蛋糕店再也不愁沒有雞蛋可以用。這樣一來，白雞山其他的家畜就遭殃了，養雞場塞滿了生蛋的母雞，下蛋時咕咕叫的聲音，吵得其他的家畜睡不著覺，看門的大狗、小狗；黑狗、白狗，再也受不了，牠們跑進雞舍，和母雞大打出手，所有的養雞場全雞飛狗跳，水白恨不得能變成孫悟空，拔下頭髮一吹，讓千萬個分身幫他抓回那些飛走的母雞。

木李在一間甜點店旁邊變出了土地公廟。他知道甜點店絕對少不了水果，他在花果山的每座果園施下五穀豐登咒，用之不盡的果子送進了甜點店，變成一個個香甜可口的水果塔。這樣一來，果園裏擠滿了枝葉肥大、樹幹粗壯的果樹，遠遠看去像是一個個濃髮醜怪的巨人佔據了果園，嚇得花果山所有花朵花容失色，全躲了起來。原本花枝招展、果香四溢的花果山，現在卻變成一座被果樹巨人掌管的綠色迷宮，五顏六色的花兒像是在迷宮迷路了一樣，再也不見蹤影，李木真想向春神求救，請祂來花果山揮一下仙杖，好喚回失蹤的花朵。

金黃找到麵包店後，馬上在一旁變出土地公廟，他使出獨門絕學一點石成金，把金面山所有的未成熟的麥田點成一片金黃，麵包店裏的石磨轉個不停，把金黃色的麥子磨成嫩白色的麵粉，看見這些麵粉成一個個熱呼呼又香噴噴的麵包，洪金感到十分得意。這樣一來，金面山其他的農夫就覺得不公平了，為什麼麥子就能比較快成熟呢？他們湧向土地公廟，在廟外排起一條長長的人龍，要拜託土地公也讓他們作物可以馬上成熟。洪金面有難色的看著廟外的人龍，心裏想著是不是該去買塊「暫停營業」的牌子掛在廟門上，因為點石成金是有使用次數的限制，洪金已經把一年的使用次數全用完了，現在根本毫無辦法幫其他農夫點石成金。

土錐飛到枯枯山之後，想起爸爸說的話，決定先變出一個土地公廟，好躲起來當一尊泥塑的土地公。他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捉到一隻小猴子，雖然猴子小，變出來的廟就小，但總比沒有廟來得好，土錐對著小猴子唸了變身咒。

「轉轉轉，變…變喵咪！」

小猴子的身子轉了三圈之後，竟變成一隻小貓了。

小貓走到土錐腳下，在土錐的鞋子上磨啊磨的，模樣可愛極了。土錐心想就算再捉到另一隻猴子也變不出土地公廟，不如收了這隻小貓作伴，也不會無聊。

土錐跟在小貓後頭走進了枯枯山的小村子，一走進小村子，土錐立刻體會到爸爸所說的淒風苦雨和愁雲慘霧是真實的，一點都沒騙人。整個村子像是溶在雲霧裏一樣，模模糊糊的，隱約只看見數間小屋亮著燈火；土錐腳下的石板路溼答答的，風雨帶來的潮溼，讓石板路沾染了苔蘚的墨綠色，在村子行走，整個心頭像是被大石頭壓得緊緊的，實在快活不起來。

小貓一路上東嗅嗅、西聞聞，最後在一家手作西點坊停了下來，估計是被坊裏濃郁的香氣吸引住了。土錐是不餓，可是看到小貓一臉饞樣，再加上天色已晚，也該找個休息的地方，土錐就抱起小貓走進了西點坊。

西點坊的主人叫阿順，他很熱情的收留了黃土和小貓，並且送上一籃剛出爐的麵包當作晚餐，請土錐品嚐看看，小貓也津津有味的吃著香噴噴的麵包。雖然土錐的肚子並不餓，可是當他一口咬下麵包，就被麵包的美味征服了，他一口接一口，一下子就把籃子裏的所有麵包吃得一乾二淨。

阿順看到土錐吃完麵包後就問：「我做的麵包好吃嗎？」

看見阿順一臉期待的表情，土錐才明白爸爸形容枯枯山的人是愁眉苦臉，一點都不誇張，這張愁眉苦臉不只讓阿順多老上五歲，也讓他期待的表情像是一張哭臉。

土錐笑著說：「太好吃了！這是天上才有的美味。」

聽到土錐的回答，阿順那宛如苦瓜一樣糾結的臉龐，竟然露出難以察覺的微笑，他很開心的說：「太棒了，這次用的酵母粉果然有效，讓我做出世上最好吃的麵包。」

土錐心想：「『笑』母粉？怎麼會有效呢？看看阿順那張快哭出來的臉，他用的『笑』母粉應該沒效，爸爸只說什麼事都不用做、什麼話都不用說，他沒說不

可以想，想想應該沒事吧！」

土錐努力的想，將祝福的心思集中到『笑』母粉，當他看到裝著『笑』母粉的瓶子亮了一下，土錐知道大功告成了，他告訴阿順明天再用這瓶子『笑』母粉做麵包，保證吃下麵包後會有意想不到的『笑』果。

隔天一早，阿順半信半疑的照著土錐說的話又重新烘培了一爐麵包。阿順試吃了一個麵包，他吃驚的發現，雖然麵包吃起來沒有昨天美味，可是他從未上揚過的嘴角，居然在吃完麵包後，悄悄的上揚了，這是阿順人生中的第一次微笑，這感覺太美妙了，比昨天吃進嘴裏的美味，更來得令人覺得不可思議。

阿順呵呵的笑了起來，並且趕緊烤出一爐又一爐的麵包，他將烤出來的麵包發送給全村子的人，每個吃下麵包的村民全不由自主的發出笑聲，這些笑聲像一陣具有傳染力的風，席捲了整個村落，吹散了愁雲慘霧，打消了淒風苦雨，讓久違不見的陽光灑進了枯枯山，村人此起彼落的笑語聲，持續了一整天，就連吃了麵包的小貓也咧開嘴巴，笑咪咪的依偎在土錐腳邊，做起了日光浴。

「哇！沒想到這個『笑』母粉的功效這麼強大。」土錐心想：「這回可算是不虛此行。」

枯枯山的笑語聲也傳到了天庭，天兵天將和文武百官都向玉帝大人道賀，原來玉帝為了解救被詛咒的枯枯山，親手製作了神奇酵母粉，派太上老君送給阿順，指示他用來製作天下第一美味的麵包。他們以為一定是神奇酵母粉發揮作用，枯枯山才會改頭換面。

沒想到玉帝眉頭一皺，緩緩的說：「吃了用神奇酵母粉做出來的麵包，會感覺很美味，卻不會笑得如此開心，也不可能讓愁雲慘霧與淒風苦雨消失，除非有人施了『煙消雲散咒』和『雨過天青咒』？」

太上老君說：「這不可能，這兩個咒語只有玉帝大人才會使用，從來沒聽說過還有其他人會用。」

玉帝說：「除了你之外，昨天還有誰到過枯枯山？」

太上老君說：「昨天是土地公學園的畢業考，有四個考生出了點狀況，我已經派了海龍王、齊天大聖、春神和財神爺去幫忙了，最後一個考生叫土錐，昨天的確去了枯枯山，但他沒有這個能耐可以讓枯枯山脫胎換骨。」

玉帝問：「為什麼？」

太上老君答：「他連土地公廟都變不好，怎麼可能做到這種事？」

玉帝說：「找他來問一問，不就清楚了嗎？」

太上老君親自下凡從枯枯山帶回了土錐，園長聽到消息也急忙趕到天庭。

玉帝問土錐：「你是怎麼辦到的？」

土錐回答：「看到枯枯山的村民，吃了天底下最美味的麵包，臉上卻沒有笑容，我看了很不捨，就想著要讓他們也能像正常人一樣開懷大笑，於是我把祝福的念力輸進玉帝大人的神奇酵母粉，把它變成『笑』母粉。」

園長急著說：「不是跟你說過了，什麼事都不用做、什麼話都不用說……」

土錐說：「我只有想一想而已。」

「你……」

園長氣得說不出話，只好向玉帝大人求情：「臣教子無方，請玉帝降罪。但請玉帝高抬貴手，饒恕犬子的無心之過。」

玉帝說：「你何罪之有呢？土錐是一個法力高強，施行法術的天才，有這樣一個兒子，你應該驕傲才是，要不是他年紀太輕，我還想叫他接任土地公學園的園長……」

「『圓』長？」土錐說：「不行啦，這個我做不來，我做事破綻百出，根本就不夠圓滿啊！」

園長說：「你不說話，沒人會當你是啞巴。」

玉帝忍不住笑著說：「雖然土錐在學習過程一直凸槌，可是他牢牢記住了學園的校訓，不曾傷害過任何一個生命，跟他接觸過的生命反而變得更快樂了。我決定了土錐是今年唯一及格的實習土地公，可以自由選擇想工作的地點、你想去哪裏呢？」

土錐立刻說出大家意料之中的答案：「枯枯山。」

土錐回到枯枯山的第一個晚上馬上就託夢給阿順，請他幫忙照顧小貓。沒多久，枯枯山的村民就很習慣在夢裏見土地公了，因為土錐只要一凸槌就會到村民的夢中道歉，但沒有人怪土地公，相反的，大家都很感謝土錐，因為只要他每次凸槌帶來的都是好結果，可說是因禍得福。

為了表達謝意，村民商量著要幫土錐蓋一座土地公廟，有錢的出錢，有力的出力，沒多久一座迷你又簡樸的土地公廟就出現在枯枯山腳，保佑著過往的行人與居民。廟一建好，小貓馬上就跑進廟裡當起警衛，只不過這個貓警衛當得不太稱職，整天只會笑咪咪的窩在土地公的腳下，從沒見過牠趕走過任何一隻老鼠。

土錐做夢也沒想過，一個會凸槌的土地公卻能解救一個被詛咒的村落，村民還為他蓋了一座廟，讓他有了家。土錐滿懷感激的想，與其說是他為這片土地帶來了好運，倒不如說是這片土地為他帶來了幸福，這是別的地方都找不到的幸福。

